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八回 遇同鄉逢凶化吉 述往事入耳驚心

話說李金華正與那些人講話，忽從外面跑進一人，後跟數人，後數人將前一人抓住便打。李金華忙道：「甚麼事？莫要動手！」後數人道：「我們不必說，叫他說罷。」前一人道：「先生有所不知，我是進京去的，從此路過，見他們在莊外打鳥。我勸他不可打鳥，者鳥雖是飛禽，卻與人一樣性靈。咱打他亦猶物之傷咱，同此不欲之心。物我同一性命，何苦無故戕傷。況當春令，尤宜禁戒，兒童無識，犯者更多。見者尤宜痛斥之。他們說我管閒事，說我是扯臊，吾說吾說的是正經話，你們反當惡言，他們者就出口傷人。我說人皆父母所生，我若反加於你們，那豈不是彼此要把爹娘麼？」言語輕佻，辱及生身，彼昏無知，以為快語，此等惡習，自取罪戾。若少知敬重父母者，當先戒口惡。」後數人道：「你那是胡謔。」說罷，又要抓他。李金華忙道：「不可不可，他說的話，你們不願聽，足見他說的不錯。他若說錯了，你們還願聽哩。語似譏諷，實屬至理。你想者鳥，他能怎麼著人？人何苦去傷他？況且者宗小鳥，尚不足一癩，也沒甚麼吃頭。你若拿住養活著他，按時給他吃按時給他喝，拿著他當主人待承，就是親生父母，也不能者麼盡心。順口戒人傷生即順口教人行孝。足見作書苦心。你想者是何苦？」作者此說，非不近情，近見養鳥者，食水不缺，朝夕供給，事鳥何其誠敬也，於事父母何獨不然。那數人聽了者話，也就無言可答。李金華說到者裡，見馬元龍帶怒跑來，高聲喝道：「不知好歹的人們，怎麼作者宗禍？」那些人見了馬元龍，也就跑了。莫非怕龍抓去。馬元龍將他兒子趕回，打了兩個嘴掌。彩著小辮，一直進了禪院。李金華道：「兄台不必如此，他們小孩子家，吾也不怪。」馬元龍道：「還有者麼大的孩子可惡之極。」指著他兒子喝道：「還不跪下麼？」又向李金華連連作揖道：「兄台總要包含，看弟面上，還須重重申斥。者個小子，實在是懂事務，誠然。也是為弟家教不嚴。」有點。

說罷又連連作了幾個揖。李金華道：「全無關緊要。但看敝價何如？」馬元龍同李金華將李忠攙起，走了數趟，卻不至礙事。將李忠架到屋裡去，給他燒了點茶，漫漫教他喝了。李金華拉著元龍道：「上屋裡說話去，兄台不必多心。就是令郎有錯，也須漫漫教導他，不可一時多氣。」又慌忙跑出來道：「你者位兄台，請屋裡坐，吾光顧了說者個，卻是忘下閣下了。」照顧周密。那先前被趕之人，聽說此話，者才隨著進了禪堂，分賓主落坐。李金華道：「請問先生何處人氏？高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敝處江蘇在江寧府城裡住，姓申名孝思。」杜兩亭道：「你二位是同鄉了，請教台甫。」申孝思道：「草字元德。」此筆補前文之所未表，元善以申其首孝，明德以申其實行，循名責實令人起慕。又問明杜李二人姓名。李金華道：「兄台有何事進京？」申孝思道：「題起來一言難盡，弟在天津，臥病半載有餘，將所有衣物盤費，盡行耗盡。者還是小事，幾乎喪命於店中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兄台之病，不用說是最難治了？」申孝思道：「病卻不至礙命，是因店東誤傷其妻，弟幾乎唬死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他為甚麼？」申孝思遂將智玉樓如何之事，以至連累其人說了一遍。李金華道：「未者經官麼？」申孝思又將縣官如何斷的，府官如何了的說了一遍。李金華道：「如此之人，而有如此之弟。兄弟二人，何其大相懸殊。智玉田有如此之友，其慎交可知。文法簡要惜墨如金。但智玉樓作了者宗事，了案之後，怎麼見人？見人還可，怎麼見其女兒？」申孝思道：「只緣無臉見人，到了家中，所以也就自縊而死了。」此筆補智玉樓之下落，到此即生亦無人味。李金華道：「咳，世上淫詞污人，者可不驚心麼？」

申孝思道：「弟在病中，聽說天津府知府問案甚細，不但智玉樓一案，還有一個叫甚麼，錢尚明原係富豪霸佔民女一案，問的更好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是怎麼霸佔的？所霸佔的是誰？」申孝思道：「他霸佔的者個女兒，誠令人羨慕。他本係個妓女，只緣許配了一個行路的人，不知是誰？怎該不知。許配以後，直未回去。者個妓女，竟是真不逢迎。前之矢志堅操，於此益信。錢尚明那大財主，毫不能動其心。淑媛身價自高，目中那有錢黨。以至經官動府，並不膽怯。多虧府官甚明，將他收留衙內。弟病中無心，也沒有打聽此女姓名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他住在何處？」申孝思道：「好麼是在楊村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弟進京時在永清有此一事。」申孝思道：「怕不的還是此人。」嚇金華一跳。杜兩亭道：「他在楊村，你在永清，怎麼會是他？」申孝思道：「他就是不會搬家麼？」更嚇金華一跳。李金華聽到者裡，不覺心裡亂起來了，色也就變了。言之耳熱眼跳者，於此始驗。申孝思看見他昔個模樣，又道：「兄台不必多心，聞謝公將此女帶到保安去，已給他所許之人書信，不知如今喚到了沒有？萬不是兄台心上的。」放火救火。李金華聽此，才覺放心，便道：「妓女有如此之節，真難得的很。弟所許之人，尚能此樣，足見為弟眼力不錯。申兄台進京，將作何想？」申孝思道：「弟想今年乃是會試年，必有同鄉到京，或者找著兩位，求他幫助一二，弟好回家。不然，如何是好？不料來到者裡，幾乎挨膈舌頓。打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弟者幾天也要進京，咱二人可同去。至於回家一事，全在為弟身上，無容多慮。」不失同鄉滋味。申孝思道：「者可就感念不盡了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不必套言，既然相見，便是有緣，況且又是同鄉。」申孝思自此便住到廟中，待了幾天。李忠養好，申、李二人帶著李忠便收拾進京。杜兩亭送到莊外道：「弟在此恭候佳音，二位到京務必賜一回信，以便去訪。說罷，申、李二人上車而去，一直到了順治門南之十間房，看了客寓住下。申孝思出去，不知是做甚麼？一時回來，向李金華道：「可活活氣死人了。」不知生的甚麼氣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戒殺放生，是第一當做的事，亦是第一大功德事，且是第一解冤仇的事。今生你殺他，來生他殺你，冤冤相報，何所底止。夫一癩之味，豈久果腹，燴傷阱陷，未免過殘。孟子曰：「殺其麋鹿者，如殺人之罪。」吾謂殺生者，倍甚於殺人，何也？殺人者抵命，抵其命則仇報矣。殺生者，未必即償其命於今生。難保不必償其命於來生。何弗取戒殺放生文熟讀之哉。總之金鍾一書，以申明孝思為主。以指示上天之津梁為宗。證明儒教，可補論孟之遺。宣揚佛法，實泄經典之秘。固足見作書者指點斯世之婆心。亦足見作書者設法引誘之苦心也。

理注：

李金華，正與眾人談論，又見來了眾人，趕進一人，竟是要打。即是曲直未辯。來者，卻是申孝思遇李金華是同鄉。此乃是精氣相投，氣於精合精彼氣衝。故能上進河車，上行至泥丸宮。二人雖住在觀音堂，是用回光反照，明性復源是也。李金華又聽申孝思言賀淑媛一事，甚覺煩燥，即是淨中生動，用甘露灑心，自然清涼。進京到十間房，卻是從心入脾也。

偈雲：

精氣相交六脈通，身心清涼道心生。

土望四季脾運血，十間房內去用功。

西來大義本無為，何須鉛汞用意追。